

一个基督徒的民主追求

荆世杰

(南京林业大学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37)

[摘要]张雪岩是九三学社的创建人之一。从年轻时的投笔从戎到学习实业,再到出国留洋,他四处漂泊,但始终爱国情殷。1934年,他创办了《田家》半月报,以此为阵地在农村普及文化教育,在抗战时期又为民族解放鼓劲呐喊;在战后国共斗争的重大转折关头,他坚决反对内战,追求民主,并将《田家》办成了宣传民主的阵地,自己从一个基督徒知识分子成长为一个民主斗士。

[关键词]张雪岩;基督徒;九三学社

[中图分类号] B979.2;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6597(2008)06-0091-05

上个世纪国共争斗的关键时刻,一大批知识分子选择了走近中共,并与之结成同盟。这对中共来讲,当然是统一战线政策的胜利,而对于民主党派人士来说,实际上是其自身追求民主与进步的自然发展。这些人中,除了人们耳熟能详的张澜、邵力子、沈钧儒以外,九三学社的许德珩也是鼎鼎大名,可是,对九三学社的另一个创始人物张雪岩有所了解的可能就少之又少了。这样一种地位,与这位有着坚定信仰的基督徒在历史上的实际地位是极不相称的,其原因可能与这位才华横溢的出版家和民主斗士走得太过匆促有关。1950年1月,新生的共和国成立不久,他猝然病发,终年50岁。今天我们回首历史,不仅会感到唏嘘惋惜,同时也想从他的经历与奋斗中探寻一个受过完整西方教育的人走上反对封建、走向民主的心路历程。过去对这位先贤的研究多数诉诸描述性或回忆式文字,本文将以更理性的方式来全面分析张雪岩的一生,以期有新的收获。

一、青年时代,漂泊为家

张雪岩,原名张松峰,1901年1月12日出生于山东潍县(今潍坊市寒亭区固堤镇大常疃人)。家境贫寒,5岁丧母,17岁丧父,命运多舛。虽然他后来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社会学博士,但是他在少年时代却未受过什么系统的学校教育。在本村教会小学读了几年后,1914年考入潍县乐道院文华书院。另据他的堂弟张松武回忆,张雪岩小时只读过几年私塾,后来靠人帮助才进入了当时潍县的教会中学乐道院

读书。^{[1](p8)}教会学校一般只收教徒子弟。直到1933年,由文华书院发展而来的广文中学630名学生中出身于基督教家庭的仍占55.4%。^{[2](p175)}即使不是一个基督徒,在经过教会学校的教育之后,一般也会受洗入教。所以最晚在文华中学时期,张雪岩就确立了自己的宗教信仰。在这里,他认识了对他一生产生过重大影响美国长老会牧师卫理士(那时叫维里华森)。当时任校长的卫理士教英文,而张雪岩在课上最活跃,英语也学得比较好,故深得赏识。后来就是他推荐张进入金陵神学院学习的,当然这是后话。

教会学校收费很少,但张还是无法坚持下去,只得辍学。辍学之后,他先在村里的南庙上教了一阵学,1915年,进了潍县惠东药房当小伙计,干些扫地、抹桌子的杂活,劳动所得仅能糊口。他想继续读书,可家里无法负担。这个时期的张雪岩极其苦闷。1916年,第一次世界大战正在进行,英法联军因为人手不够,就到中国来招收华工从事战地后勤工作。张雪岩报了名,在家人的反对声中来到了欧洲,期望改变个人境遇。因为会说英语,主要做的还是翻译工作。1919年大战结束,他返回故乡。这年春节,他在自己家门前贴了一幅对联:长剑一杯酒,高楼万里心。以此抒发报国无门的痛苦。老校长卫理士了解到张在国外当过几年翻译,就聘他教英语。这样的日子没过上几年,通过在烟台当水警的大哥的关系,他进入了烟台正记轮船公司。刚开始干的是勤杂工,一个偶然的时机他的外语才能帮了公司的大忙,才使

[收稿日期] 2008-04-22

[作者简介] 荆世杰(1966—),男,山东高密人,历史学博士,南京林业大学副教授。

自己从一个勤杂工变成了职员,并被调到了天津总公司。在这里,待遇有了很大提高,但随着与外国人接触的增多,洋人的蛮横及老板的仰人鼻息又使他感到压抑,他决心再度投笔从戎。1928年,他离开天津,经人介绍投奔张作霖部。皇姑屯事件张作霖被炸后,他的希望落了空,不得不重新回到故乡。这期间他一度参加了一支地方武装,因为受猜忌而不得不借故离开来到上海,张雪岩的从军报国梦随之破碎。从这两次从军经历看,张雪岩的选择充满了盲目性。在上海,他好不容易在广学会谋了个编辑的职位,又因没有正式学历不受重视,只能拿别人一半的工资。后在老校长卫理士的帮助下,张雪岩进入金陵神学院学习。在南京,靠着教英文修完了三年的大学课程。这个时期的张雪岩身在大学,心在社会,写过不少文章,还得过李提摩太博士文学奖。他创作过剧本《窘》,以反对战争为主题,充分显示了作者一生都具有的平民关怀。

1933年金陵神学院毕业后,张雪岩重新来到上海,在上海的中华基督教男青年会和女青年会工作了一段。这段时期的工作是张雪岩介入社会工作的开始。他代表中华教会出席一些国际会议,跑了不少国家。但他自度不宜于做牧师,于1934年回到济南,与孙恩三一起创办了旨在普及科学文化、提高农民素质的《田家》半月报,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辉煌的时期,他从此由一个普通基督徒知识分子逐步成为一个社会活动家、民主斗士。

二、创办《田家》,投身社会

张雪岩刚回济南,就与自己的好友崔德润一起做了一次乡村调查活动。当时崔德润正任张的母校广文中学的校长,认为广文中学虽然学生大部来自农村,但课程却与农村无关,这是令人难以接受的。他受到正在山东开展乡村建设试验的梁漱溟的启发,想做一些变通。在与张雪岩沟通后,立刻受到张的支持。张雪岩便把所负责的教会中学夏令营安排到广文中学去,以乡村为背景探讨乡村改良问题。张雪岩出面请梁漱溟作了三场报告,主要讲乡村建设的重要性、途径及所注意的问题等。学生上午听报告,下午去中学附近的农家作调查。这次调查的效果非常好,为1934年试刊的《田家》提供了宝贵素材。

1934年8月,张雪岩与孙恩三等一起在济南创办《田家》半月报。此后坚持了十几年,中间只有两次短暂中止。今天我们还能在一些大学的图书馆里见到这本杂志。它16开本,多数情况下只有20页。著名现代文学史专家田仲济先生回忆刚开始接触《田家》的印象时说:一看就知道是一份基督教刊物,但宗教气味并不浓,通俗性强,内容是教导农民如何生

活,包括对人生的认识、怎样待人接物,也有社会各方面的知识,甚而也有农业生产、生活卫生等内容。这个面向乡村教会和农民的通俗刊物隶属于华北基督教农村事业促进会文字部,社址设在教会大学齐鲁大学内部。从1935年到1938年,张雪岩全身心地投入办刊,再加上利用了全国基督教会的组织网络,很快就使《田家》成为发行较广、影响较大的刊物。这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出版界,被惊为奇迹。据田仲济先生回忆,当时达到了十几万份,同行惊叹于它的“发行面广,发行的量大”,他也因此吃惊《田家》的成就。^{[1](p18)}

《田家》如果只是一份消闲刊物,即使当年再红火恐怕今天也不会有人感兴趣。事实是《田家》尚在孕育时,张雪岩已经开始了他的社会关怀了。打开1934年8月的试刊号,上面登着他母校的一个中学生写来的读者来信:编辑先生,昨天读到贵报的说明书,知道《田家》半月报快出版,心中充满了快乐。这是整天在田间劳苦的农友们的一个好消息,也是将来给他们安慰给他们快乐的一个好朋友。“青年们,我们的机会到了,拿起一份《田家》来,走到民间去,教他们识几个字,明白些常识,看出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最好的救国工作。……《田家》既负着这样重大的使命,希望它早些出版。”读者的这个期望,正是张雪岩和他的同事们的目的。他们在《田家半月报的希望》的发刊词里明确说,要办成庄稼人的报,让田家人能了解一些世界的事国家的事,能了解一些科学知识,能因受教化而家庭和睦;更希望基督徒不要把耶稣当成菩萨来拜,而“要真正地认识他,敬拜他,在各方面显出他的门徒的样子”。上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各种乡建思潮蓬勃兴起的时候,有名的在北方有梁漱溟在邹平、晏阳初在定县从事的平民教育运动,在南方有金陵大学建立的乌江试验区。张雪岩也成了从事农民教育的人,田仲济先生评价:“比较起来,倒是张雪岩的《田家》更切实,更现代化些。”^{[1](p17)}

从事出版工作以后,他感到自己学识不足。1937年8月他来到加拿大和美国学习。在学习期间,他非常关心祖国,因为他出国是抱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的念头,想借鉴别国的优点来改正祖国的过错,学习知识报效祖国。有一次他从加拿大寄回家里一张在海滩上拍的相片,背面的题词是“滩前思祖国”。张出国以后,《田家》半月报社在两度颠沛流离之后迁到了成都。三年后,张雪岩获得康奈尔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于1940年9月回国,重新主持《田家》半月报,同时兼任齐鲁大学社史系主任、教授等职。

三、关注农民,关注抗战

《田家》的封面上赫然印着:农民是国本,知识是力量。农民,是《田家》永远的服务对象。农民的信仰、

农民的生计、农民的苦乐都是它最关心的。它的封底的广告不少是华丰机器厂生产的新式农业机械。它的创刊给消息闭塞的农民带来了一缕缕清风，很快成为农民的朋友和舆论园地。它针砭时弊、揭露野蛮，为真理说话，替正义发声。读者邬运根说：它随着时代前进的步伐不断地长大，它告诉了我们许多世界的黑暗和不平，它看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起讫，它看见了世界一切粗暴的野蛮分子的举动，也看见了一些丑陋的恶魔分子的收场，它更看穿了耶稣基督的一切的一切，“我是何等的切望着它更给我许许多多的知识和见闻呢！”由此看来，《田家》半月报虽然是一份宗教刊物，而它所反映的内容却远非如此。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随着日本侵略者对中国的不断进逼，《田家》也在密切关注时局，除了坚持继续为农民服务外，又承担起科学分析战局、大力扶持进步事业、为抗战呼喊的责任。即使在抗战最艰苦的1942年，它仍有3万份的发行量。为了推动抗战，报社在这一年“双十节”发起了旨在扩大发行量的“本报五万运动”。八年抗战期间，它发表了大量以抗战为主题的文章。张雪岩自己所写就有《怎样纪念国庆日》、《我们要永远纪念双十》、《中华民族不可动摇的自尊自信》、《长沙三次大捷与中国的国际地位》、《正义之声》、《军事第一与士气民气》、《国内战局与国人信念》、《纪念抗战五周年》等文章，告诉农民朋友，只有全国团结一致对外，才能夺得最后胜利。这个时期它的封面以抗战为主题的有不少，像1937年4月15日的封面“弱小民族要在奋斗中找出路”，1939年9月1日的“努力耕作，支持抗战”。其他如“抗战建国同时前进，出钱出力各献所能”，也是令人振奋的。它对日本暴行的谴责和对抗战必胜的信念感染着每一个读者。有读者写信说：“‘田家’它从这样一些宣传中喊醒了不少国民，尤其是一般无知的农民，得着了不少滋润，灌输了不少国民常识与抗战知识，它更不知发挥了多少国民的本领与信心。”^{[1](p54)}而战争甫一结束，张就在1945年10月1日的《田家》半月报第12卷5、6期合刊上发表《论功行赏农民第一》，要求政府承认农民在抗战中的地位，并积极实行平均地权、救济农民。《田家》的表现，赢得了读者发自内心的褒奖。有读者这样表扬它：《田家》乃抗战军人的先锋，乃农民的导师，乃传福音的播种机。

这些成绩都是在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取得的。当时的刊物从印刷上看是粗糙的，但其斗志却是昂扬的。在中华民族的抗战史上，这个基督徒办的通俗刊物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四、追求民主，襄建九三

随着形势的发展，张雪岩由对农民的一种基督

徒式的关怀，逐步走向政治上的成熟，政治主张日趋进步，并开始介入政治活动。1944年，因支持学生运动，张雪岩被齐鲁大学校长汤吉禾解聘。张雪岩这个重大的转变，从他在《田家》半月报上逐渐激进的言论中可清楚地看出来；从与他一起共同创建九三学社的知识分子的回忆中，我们可看出这一代知识分子的选择路向。九三学社的创始人许德珩回忆说：

那是在抗日战争末期，1944年底，日本侵略军对我大西南发动进攻，桂林失陷，川黔吃紧，蒋介石集团中，投降空气浓厚，法西斯反动势力猖獗。重庆科技界、文化界、教育界的一些高级知识分子，对时局极感焦虑，经常聚在一起，互相交换对时局的看法，认为要民主，要团结，要抗战到底。……大家渐渐地对座谈有了兴趣，于是就形成座谈会的方式，讨论民主与抗战的问题，一致认为要抗战获胜必须争取政治上的民主。^[3]

座谈会以五四时期的民主与科学精神相标榜，取名民主科学座谈会，并渐渐演进成一种学术性的政治团体，取名民主科学社。虽然有一段时间为了避免外界的误会，民主科学社的名称取消了，但座谈会一直坚持举行，它的主张是“团结民主，抗战到底”，发扬五四反帝反封建的精神，为实现民主与发展科学奋斗。1945年9月3日，张雪岩参加了九三学社筹备会，积极准备成立九三学社的正式组织。1945年12月，他发表《反对内战》的评论，代表三万万农民要和平、要秩序，要求迅速严办各地的大小汉奸和彻底肃清贪官污吏，指出：

和平第一，建国第一，民主第一，自由第一。

凡忽视这种要求的党派，都是国家的罪人。^[4]

这个时期，张雪岩的政治主张已经与筹建中的九三学社的主张同步。^{[5](p3~55, p371)}

1946年初，旧政治协商会议历经23天的复杂斗争通过了五项协议，实际上否定了国民党的一党专政、独裁制度和内战政策，在各个方面都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蒋介石集团的统治。为了敦促国民党履行协议，陪都各界准备在2月10日召开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国民党派出特务捣乱并打伤大会主席团成员李公朴、政协委员郭沫若等多人，酿成轰动一时的较场口血案。虽然没有材料直接证明张雪岩出席了大会，但在后续的各个重大事件中，张都是重要的参预者。事发第二天，他出席了人民权利保障会的筹备委员会会议，听取章乃器等对事件真相的报告。张雪岩在会上发了言，并与阎宝航、史良、李德全三人一起被推为面见蒋介石的代表。2月17日，他又与文化界人士152人发表《为“二·一〇”血案告

国人书》，提出“为国家法纪，为政府的威信，为人民自由权利的保障，为民主政治的前途，一本理性，明辨是非，不能不提出我们的意见与要求，期本案得到公正的解决”，并提出三项主张：“惩凶”、“赔偿”和“从速制定并颁行妨害人民自由治罪法”。^{[1](p158-160)}从此，张雪岩不仅在思想上，也在行动上走上了公开争取民主自由的道路。

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张雪岩被推为理事。他与几位发言者一致主张要在全中国实现和平民主。同年5月12日，九三学社召开理事和监事联席会议，讨论社务和时局。会议要求停止内战，取消党化教育，改善教职员生活。会上张雪岩被推为常务理事。同月，新华社记者访问他时，他公开表示反对“警员制”，反对运粮出川，反对学生集训，并呼吁全国人民起来制止内战。因他激烈反对国民党独裁，受到当局注意和刁难。

1946年8月，张雪岩和《田家》报社一起搬到北平。这个时期的《田家》仍然关心农民，它刊登了大量有关农民生计方面的文章，还以读者来信的方式直接反映农民对“苛捐杂税，多如牛毛”的愤怒，更公开发表读者直接指斥“老蒋”的信件，其对农民的关切及大无畏的勇气令人感佩。这一时期张雪岩写的与农民直接有关的时评有：《从平津冻死人说到农民的冻馁》（1946年12月）、《农民与国家预算》（1947年2月）、《哭国运，招国魂》（1947年3月）、《由儿童节想到农村儿童》（1947年4月）、《农民要说话》（1947年11月），既为农民的境遇鸣不平，又代表农民发出坚决反对内战的呼声。

张雪岩很早就是一个基督徒，而且信仰虔诚，但他又不是一个迂腐的信徒，他是一个用斗争来努力维护自己信仰的基督徒。《田家》除了登一些一般性的教会消息、祈祷功课以外，还经常从基督徒的立场发表时评。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他曾就英美国家的对外政策不断发表评论，赞扬美国的对日宣战和对中国的援助，并呼吁与美国一起“共患难，制强暴，以互助友爱的精神建立世界永久和平”。^[6]但一旦美国政策对我不利，他也毫不留情地进行警示。如对于美日之间的会谈，张雪岩在《为日美会谈正告美国当局》一文中，指出日本是无信的，“并郑重地说，凡关远东问题的谈判，必须征求和尊重中国的意见”。^[7]二战胜利后，本应是和平普降天下的时候，可是“基督所提倡的和平真理、互爱，一直踪影不见”，烽火仍在多处燃烧，他因此大声质疑基督胜利了没有，并号召基督徒如果真心信他（耶稣），应当壮起胆子鼓起勇气学他的样子，为全世界受压迫的穷苦人民争取生活、工作、教育的平等权利和言论、出版、结社的基本自由。

1946年12月24日，正当世界各地庆祝圣诞的时候，在北京发生了美军士兵强暴北京大学女学生的恶劣事件，顿时在全国各地激起了一场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张雪岩迅速发表《由美军暴行说到宗教信仰》，不仅谴责暴行本身，而且对事件之后天主教与基督教两派教会一言不发表示不满。他呼吁教会领袖和全国同道，尤其是美国在华教会领袖和同道，为基督的真理正义做见证、说良心话，切莫令这两个美国兵在中国北平把基督重钉在十字架上。针对美国支持蒋介石集团打内战并发表对华政策白皮书，张雪岩发表了《基督教对白皮书为什么不讲话》，谴责美国这个标榜基督教的国家的言行与和平爱人的教旨相违背，要求教会本着宣传真理正义的宗教精神，向美国人民提出警告，向其政府提出申诉，尤其美国留华的传教士，更应对这事说公平话。1947年6月，全国学生掀起“反内战反饥饿”学潮，引起国民党政府的惶恐和高压，以致各地陆续发生逮捕学生及封闭报馆的事件。张雪岩不惧危险，在《田家》上发表《求上帝保佑青年学生》，指出反内战反饥饿是全国人民合理的要求，直斥“以枪刀棍棒对待赤手空拳的青年学生，是人类文明的奇耻大辱”。1947年10月，国民党政府突然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民盟被迫解散。在北京的九三学社成员为此发表了《我们对于政府压迫民盟的看法》的抗议书。在签名时，因为张雪岩当时已与地下党有不少来往，为了他的安全，众人没有找他签名。因怕邮寄不安全，人们把抗议书托他捎给上海《观察》发表，结果他把自己的名字签上了。这一时期，他积极支持反饥饿、反压迫的爱国学生运动，不仅反蒋也反美。这对一个长期为美国教会服务、有着留美背景、又认同美国社会的基督徒来说颇为不易。他说：“我们不怕误会，不怕批评，也不怕迫害，更不讨不合理的人情”，只知“替劳苦的人民打不平，与不合理的社会做斗争”。^{[1](p88)}在这里，他和《田家》都实践了为民说话、为真理和正义发声的诺言。

五、人选政协，赍志而歿

1948年，当国民党要迫害他时，张雪岩在吴晗等人的掩护下去了美国和加拿大。在巡回北美的过程中，一路讲学讲演，为光大《田家》的事业铺路线打基础。他在很多场合演讲，都毫无顾忌地揭露国民党的黑暗统治，对将由共产党领导建立的新中国倍加赞扬，说明新政府必然成功的道理。为此，不止一次受到一些亲蒋分子的谩骂和攻击。他们向他投掷西红柿，溅得他满身污秽，但他依然无所畏惧。从1948年冬到1949年春，他完成了横贯北美大陆的演讲之行，宣传中国解放区的福音，博得国际人士的同情和友谊。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发展，美国教会的负责人

表示:《田家》应随国民党南迁。但张雪岩不同意,并且接受中共的邀请于1949年夏回到国内。1949年9月,张雪岩以基督徒的身份被推为全国一届政协会议的代表,一同担任政协委员的九三学社代表还有许德珩、黎锦熙、袁瀚清、茅以升、严济慈、储安平,皆一时之选。在一届政协会上,张雪岩十分活跃,曾作为宗教界代表担任了《共同纲领》草案整理委员会委员,直接参加了新中国大政方针的制定。

时至1990年,全国政协常委袁瀚清还能清楚记得张雪岩“盛赞中国的解放是一桩震惊中外的伟大壮举,盛赞在全国一届政协会议上,看到了他一生所追求的真正的民主”。^[1](p51)]会后,他除了与一起参加政协的基督教界代表赵紫辰、邓裕志、吴耀宗、刘良模四人一起在《田家》上联名发表《我们参加人民政协会议的经过》外,又撰写了《惊天动地的政协》的评论(两文均刊载于《田家半月报》第16卷第8期),赞赏新政协“事事协商,反复讨论”的原则和精神,表示对“最受压迫而已取得领导权的工人”、“向来受剥削欺压而已得到翻身的农民”、“向来受歧视而已得到了平等地位的少数民族”以及决心改过效忠人民的“弃暗投明分子”留下了深刻印象。显然,从这里他看到了人民作主的新中国的壮丽的民主前景。

政协会议后,张雪岩奔走各地,在教会中宣传《共同纲领》,帮助各地教会解决困难。由于前番拒绝《田家》随国民党南迁,再加上被选为政协会议的基督教代表后激烈批评美国的政策,他与美国教会的关系日趋紧张。美国教会希望他悔改,不谈政治,并要他将每期报纸寄一份到纽约检查,否则停止资助经费。张雪岩没有屈服,毅然决定割断与美国教会的关系,并曾设想创办副业以补助《田家》。他的独立自主的思想也体现在自办教会上。1948年他就写了《教会应当革命了》一文,呼吁基督徒为真理正义奋斗,宣传科学民主的宗教,主张建立公平理想的社会、创造牺牲无我的教会。参加过一届政协会议的基督教代表邓裕志曾这样描述她和张雪岩等五人的政治主张:“我们五人都是主张民主、反日、反蒋、反对

美帝国主义,接受共产党在政治上领导,不满于基督教中存在的某些保守、腐败和它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联系,期望基督教有所革新,在新时代里成为建设力量的一个支柱。”^[1](p169)]这个主张实际上已描绘出中国基督教会的新面貌。但遗憾的是,正当张雪岩为建设一个独立自主的中国基督教会进行努力的时候,不幸却猝然降临。1950年1月28日,因为劳累张雪岩逝世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年仅50岁。这正是他政治成熟、经验丰富、精力充沛的时候。无怪乎1990年当其原籍政协的工作人员采访雪岩的老同事、全国政协常委袁瀚青时,老人不断重复:“雪岩死得太早了!雪岩死得太早了!”1月30日,《人民日报》发布了公告,各界在北京寓所举行了公祭,以慰这位民主斗士的英灵。

从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到民主斗士,张雪岩匆匆走过了他的人生旅程。爱国情怀、卓越见识、民主追求、忠诚信仰,完美地凝聚在他身上。从为农民普及文化入手,到为抗战呐喊、为制止内战不懈努力,最终在国共大决战的转折年代,张雪岩和众多知识分子一道,做出了关乎国家民族命运的理性选择。《田家》,见证了他的信仰和政治上的追求。所以,无论从基督徒还是从民主斗士的角度看,他都是一个大写的人,是一个值得纪念的人!

[参 考 文 献]

- [1] 潍坊市政协寒亭区文史资料委员会. 张雪岩史料选编[M]. 潍坊:潍坊市新闻出版局,1991.
- [2] 陶飞亚,刘天路. 基督教会与近代山东社会[M]. 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1994.
- [3] 许德珩. 毛主席和九三学社——纪念毛泽东同志诞辰九十周年[N]. 人民日报,1983-12-14.
- [4] 张雪岩. 反对内战[N]. 田家,1945,12(9、10).
- [5] 李瑗. 中国民主党派史丛书:九三学社卷[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 [6] 雪岩. 美总统的怒吼[N]. 田家,1941,8(7).
- [7] 张雪岩. 为日美会谈正告美国当局[N]. 田家,1942,8(18).

A Christian Fighter for Democracy

JING Shi-jie

(Nanjing Forestry University, Nanjing 210037, China)

Abstract: Zhang Xueyan is one of the founders of the Jiusan Society. He had been a patriot since he became a soldier when he was young. In 1934, he published a half-monthly called *Tianjia* (*Farmer*), whose main job was to serve for the farmers. The journal did excellent publicity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After that, he was staunchly opposed to the civil war and supported democracy. Finally, from a Christian intellectual he turned a fighter for the democracy in China.

Key words: Zhang Xue yan; Christian; Jiusan Society

[责任编辑 刘文俊]